



八月德國書店的女性閱讀史

今年7、8月份，趁著到歐洲開研討會和發表論文空檔，我特別到德國的書店中觀察德國書市最近的閱讀和出版趨勢。發現眾多書店中均擺著一本醒目的精裝書，封面畫像是一位戴著手套，穿著墨綠色洋裝並挽起長髮的美麗女子，她以沈思的姿態和眼神注視著遠方，左手托著腮，右手臂則支撐在長板凳的椅背上。伴隨在這位美麗、優雅而自信仕女身旁的是三本黃色厚皮書、一把洋傘和一頂遮陽帽，並配上聳動的書名：*Frauen, die lesen, sind gefährlich*《閱讀的女人具危險性》，使這本書格外地吸引讀者的目光，並且令人不由自主地思考——為何閱讀的女人與危險竟然可以劃上等號？

此書的作者為 Steffan Bollmann（暫譯其姓氏為柏爾曼），他嘗試以分析藝術創作的手法、探究構圖的涵意，來討論色彩和畫家所屬的繪畫流派，並且詳盡的敘述各個重要藝術史的時間、產生源由與其精神。例如當他介紹表現主義創始者之一 Erich Heckel 的一幅「臥讀女子」（Lesende）時，不但說明該畫色彩亮麗具「卡通」效果，同時亦不忘略述二十世紀初創始的畫會——橋會（Die Bruecke）。他說，橋會是由一群建築系的學生所組成，他們親手打造及布置了屬於橋會的畫室，Erich Heckel 的這幅畫作，便是誕生在這個蘊育表現主義的畫室之中。Erich Heckel 在 1910 和 1911 年之間開始了一系列「畫室長景」創作，此幅「臥讀女子」即是系列之一，完成於 1911 年，目前收藏於德國柏林的橋會博物館。

整幅畫作由大塊的粉紅、紫紅、藍色及黃色構成，色彩鮮明而亮眼，筆觸隨性又自然，處處可見不加修飾的痕跡。柏爾曼認為此作頗有彩色速描的況味，是一幅極快速完成的作品，同屬於橋會畫家的 Kirchner 則稱這幅畫為「日常生活的偶遇」（Begegnung des taeglichen Lebens），意指畫家是在日常生活中隨性的狀態下取材，而創作出來的作品。他的說法與柏爾曼不謀而合，兩者均強調 Erich Heckel 的這幅作品採取的是隨意、隨性的上色筆觸及大膽的下筆手法。柏爾曼還認為「臥讀的女子」臉龐近似非洲雕塑作品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畫中所呈現的布幕、窗簾和床，都是當初組成橋會的建築系學生精心設計、打造的成果。

柏爾曼在敘述印象畫派時，以梵谷「咖啡廳中閱讀的女子」為例，他由梵谷書信中考據了畫作是以 Gare von Joseph Ginoux 咖啡廳為背景，因此將此畫命名為 Madame Ginoux，並指出畫家是在 45 分鐘之內便完成了作品。1888 年完成的此畫以梵谷典型的銘黃色為背景色

大葉大學歐洲語文學系助理教授
◎ 林美琪



彩，女子托著腮坐在桌邊，頭髮、上衣及全身大部分的色彩均是黑色，臉部則著銘黃與黑的綜合色——深咖啡色，衣服前襟是混著藍的白色及紅色細線勾勒出的小花，桌面上的書則是紅、黃、綠等彩色，作者特別讚美梵谷這幅畫的色彩組合——吶喊式的銘黃色背景，對比著暗色系的女性形體，具有令人驚奇的效果。此畫目前收藏於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。

介紹青年風格（Jugendstil）時作者特別介紹兩幅設計感十足的作品。事實上，此風格正是開啓專業設計之風，常見於應用藝術上，並在二十世紀初發光發熱。此書中所收錄的作品之一，便是跨繪畫與設計兩個領域的女設計師 Jessie Marion King（1876-1949）之作——The magic grammer。該作品由一位穿連身蓬裙的美麗女子擔綱，畫面百分之八十均是女子側坐閱讀的身影和情態，連身洋裝上佈滿了玫瑰花的點綴，和牆上各個玫瑰花圖像的佈置相互輝映。畫中極有趣的細節是女子半露出的小腳是踮著腳尖的。於是，披著一頭長捲髮的年輕女子，整個身軀便由無數個小圓、中圓及大圓所組成，其中有著濃厚造形設計和圖型組合的趣味。柏爾曼認為女畫家畫中的人與物具有魔幻的效果：「玫瑰花變成了心；心變成了女孩；女孩卻變成了蝴蝶；而蝴蝶則成了魔幻的咒語。」

本書對於想了解藝術史，卻又怕沈悶的讀者而言，是一絕佳的選擇。因為作者介紹各個畫派筆法流暢而不生硬，很有技巧地解釋作品的時代性及各個畫派形成的社會背景。柏爾曼在針對畫作評析之時，更說明畫中的女子是在何種心態、情境下閱讀，他將女閱讀者的情態依人格特質分門別類，而不採取藝術時期的先後順序來介紹，在〈激情的女讀者〉一章中作者寫道：Passionierte Leserinnen und Leser erliegen sehr leicht und nur zu gern der Versuchung, Lesen und Leben gleichzusetzen。（激情的讀者容易將閱讀和生命等同視之，書籍之於此類讀者而言，常具有神奇療效或迷惑功能）。在〈寂寞的女讀者〉一篇中，柏爾曼下了小小的定論 "Frauen lesen nicht nur mehr, sondern auch anders." 女人不僅讀得多，而且閱讀的範圍也很廣泛，閱讀對她們而言，不僅僅只是資訊與知識的獲得，更是一個可以讓思考和想像奔馳的空間；在書本中，她們得以暫時地從無趣的日常生活中遁逃開來。從上述例子可看出，作者不僅以理性的思維分析畫作，更以感性的思維描述作品的氛圍，閱讀此書時，女性史與閱讀史在藝術史的調配之下，更顯得多彩而有趣。

女性的閱讀史究竟和男性有何不同？柏爾曼和幫他寫前言的女士 Elke Heidenreich 在書中提出以下的論點：首先，女人的閱讀權其實不是自然而來，而是爭取來的，幾百年來女人被賦予相夫教子的使命，卻在不屬於她們的天職——「閱讀」中享受到逃離日常生活時的海闊天空，品嚐自由、知識和幻想的美味。一幅幅作品中，不管是畫作、攝影作品或是素描，女人沉浸在自己的、自由的閱讀世界中，品味著「原本」不屬於她們的知識和經驗，試圖從中找尋出生命的解答和生活的意義，這樣的女人對男人而言當然是危險的——因為她們就如同本書封面的仕女一般，懂得思考，以書為良伴，而非以男性、家庭和子女為伴。女性在二十一世紀中選擇獨身的比例大大提高，臺灣女性亦不例外。也許臺灣讀者也可以在精美的藝術作品中，找到自己熟悉的閱讀身影，試著去分享百年來不同時空中，其他女性的閱讀經歷和閱讀情態。📖